

# 有民警弥留之际还在记挂 有民警过年都在受着折磨 有民警追凶追到满头银发

22年前的命案破了，被害人家属扑通跪下，民警全都红了眼圈  
湖州织里“1995.11.29”特大抢劫杀人案侦破背后的故事



民警调查走访

(上接1版)

在刑侦侦查一线奋斗已十余年的严关炳看到这样的情景，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专业与沉稳，他立即戴上口罩和手套，打开工具箱开始收集物证。当天，包括指纹、鞋印、毛巾等在内的大量痕迹物证都被提取到了。

通过地毯式的调查走访，警方认定11月28日和29日在这家旅店住宿的2名男性旅客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两人为钱财临时起意杀人的意图十分明显。但对于“作案者是否是惯犯”这个问题，大家各执一词，未有定论。

“不管两人有没有前科，现场物证齐全，见过2个凶手的目击者众多，我们当时对破案信心十足。”严关炳回忆，当地电视台还参与了跟踪拍摄，预想着凶手很快就会落网。

## 陷入停滞

案发后的72个小时，被普遍认为是侦破的黄金时间，命案在黄金时间内侦破几率高，超过黄金时间侦破几率就会大大降低。所以，在“1995.11.29”特大抢劫杀人案发生的72个小时后，宋荣根突然意识到，这场仗可能要一直打下去了。

让宋荣根产生这种感觉的最直接原因，是2名凶手各种信息的缺失。在信息技术尚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，监控是个稀缺品，而这家旅馆也没有严格执行住宿登记制度，2名嫌疑人姓甚名谁根本无从得知。“多方询问，除了了解到两人的身高、体态，以及操一口安徽皖南口音外，警方再也无法得到更多信息。”此外，两人行动轨迹的残缺也令他至今耿耿于怀，“虽然我们

出动了许多人，但那2人在案发前有2个半天的行动轨迹始终缺失。如果补上，说不定这案子当时就破了。”

半个月后，更大范围的排查工作启动。警方决定兵分两路，一路去皖南地区比对指纹，一路去调查现场留下的鞋印来源。

“刑事案件高发，技术却没有跟上，那真是刑侦工作最艰难的年代。”陈红跃推了推眼镜感慨万千地回忆，那时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，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。当时尚无太多痕迹鉴定经验的陈红跃被分到这一组后，几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个县，日复一日地翻卡片对指纹，“工作如大海捞针般枯燥乏味，最后比对到人都傻了”。但直到最后，现场指纹都印刻在陈红跃脑海中了，凶手也没有浮出水面。直到破案后，陈红跃恍然大悟：“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压根没有前科劣迹，指纹库里自然没有他们的指纹。”

另一头，负责调查鞋印来源的严关炳这组也陷入了僵局。尽管经过苦苦调查，他追踪到嫌疑人身穿的鞋产自江苏昆山一家韩国独资企业，但由于这家企业人员流动频繁，并且鞋印的拥有者不一定就是鞋厂的员工，这条被寄予厚望的线索最终也断了。

为了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真凶，22年来，湖州市公安局历经5任局长，却从未停止对此案的侦查。办案民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有时候即便没有确切线索也要去看一看。“警察不是神仙，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”因为这起命案，对于宋荣根来说，过年都成了一种折磨，“就这样扳着手指算，凶手比被害人又多活了一年。我常想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也够本了吧？”

## 出现转机

今年6月，湖州公安全面部署开展“除毒瘤，净土壤”严打整治专项行动暨“侦查破案大会战、基础防控大比拼、信息应用大练兵”活动，当月中旬，湖州警方再次抽调刑侦技术人员和专家组成专案组，并下设重要线索查证组、物证搜集检验组、大数据后台支援组、重点地区调查组等，对织里命案发起新一轮的冲刺。

侦办期间，专案组放弃大量休息时间，先后奔赴江、浙、沪、皖等15个周边省份搜集证据，共入户调查600余户，走访排摸2000余人。“局长挂帅，全局上下拧成一股绳，局里甚至把最好的车子配给了专案组。”宋荣根说。

时隔多年，公安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以及大数据应用有了迅猛发展。此前，沉积近30年的甘肃白银案告破，侦破此案的核心关键——通过Y-DNA染色体检验技术也随之进入大众的视野。利用新科技手段对原有生物物证进行再利用，同样成为侦破织里命案的主攻方向之一。

潘振洋和徐志成都是法医出生，并同为专案组的常驻民警。据潘振洋介绍，传统的办案模式是将现场提取的DNA数据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比对，“但这种模式要有两个前提，一是罪犯在现场留下了DNA

数据，二是需要提取到嫌疑人的数据”。织里命案现场虽然留下了DNA数据，但无法找到嫌疑人的数据，因而一直无法破案。“现在通过Y染色体的检验技术，可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家族姓氏及地域分布等，极大缩小了侦查范围。”徐志成解释说，这就像你找到一片树叶后去寻找它的树干，再通过树干去寻找另一片树叶，“听上去很简单，实际操作却不容易”。

好在，当年现场可能留有凶手唾液的26枚烟头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。那段时间，潘振洋和徐志成起早摸黑，全天都泡在实验室里，10天以后，10个人的DNA被检测出来。在重新走访一遍当年在场的无关人员后，终于排查出了2名犯罪嫌疑人。而恰好这两人的烟头中，都包含了产自安徽芜湖的“盛唐牌”香烟，这一信息，正和警方判断凶手是皖南人相对应。

在多方努力下，通过复杂的DNA家系比对，安徽芜湖南陵县的刘姓一族浮现了出来。这让大伙儿兴奋不已。“破案就怕没有明确的范围，一旦范围确定了，那么离破案也不远了！”陈红跃说。

今年七八月，正是最热的时候，冒着酷暑，陈红跃汗流浃背地跑遍了南陵刘氏家族的聚居之地，排查1个多月后，将包围圈越缩越小，名单上最终只剩下了最后3人：一个是1980年就在乡政府任职的领导，一个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高材生，还有一个是在南陵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刘某彪。这3个人看着都不像凶手，陈红跃和同事做好了扩大搜索范围的准备。

## 拨云见日

3人中，刘某彪相对容易找一些。8月8日正午，陈红跃先给刘某彪打了个电话，假借调查刘氏家族迁徙之名，需要去刘某彪家中采血。陈红跃和严关炳赶到他家门口时，刘某彪已站在门口等待，“一副很欢迎的样子”。采血过程非常顺利，刘某彪全程都表现得相当坦然。前期走访中，陈红跃已经了解到，刘某彪高中毕业后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，如今是中国作协会员，还办过影展，在当地是非常正面的人物。他小声对严关炳嘀咕：“估计搞错了。”但两人还是一致同意让司机先跑一趟，把血样送回湖州化验。

8月10日，徐志成在DNA实验室里将采集来的血卡打孔取样，再到超净工作台中操作DNA实验，最后放在基因测序

仪上进行测序。走到最后一步——和从现场烟蒂提取的DNA放在一起比对时，他一下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一模一样！如同在暗房洗照片一般，“隐身”了22年的凶手刘某彪，在高科技“显影液”的作用下终于无所遁形，大白于天下。

8月11日凌晨1点，当刘某彪穿着条纹T恤和肥大短裤，坐在沙发上静静吸烟时，包括陈红跃在内的十余名警察冲进他家，给他戴上了手铐。他未做任何抵抗，只说了一句“我在家里等你们，等到今天”。5个小时后，另一名嫌疑人汪某明在上海浦东被抓获。

据刘某彪和汪某明交代，他们是南陵同乡，也是好朋友。作案前，两人都缺钱，而汪某明曾在织里打过工，所以两人商量到织里来搞钱。1995年11月28日，刘某彪和汪某明找到一家旅店——闵记饭店旅馆住下，先去街上物色目标，未果。回旅馆后，两人对同房间的于某峰起了歹意，趁其入睡时行凶。由于没有搜刮到多少钱财，他们转而以结账为名将老板骗至房间杀害，然后再进入202房间下毒手，就此制造了一起4人被害的惊天血案。

刘某彪和汪某明落网后，陈红跃第一次有了轻松的感觉，他曾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时光奉献给了这起案子，“现在，案子破了，我的职业生涯也完美了”。而皱纹已悄然爬到眼角的宋荣根回想起来最多的，则是对家人的亏欠。为了早日侦破这起命案，他常年出差加班，最长时1个多月不回家，妻儿的生活鲜少过问。如今，儿子子承父业做了警察，他也退居二线，“今后，我终于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，弥补曾经的缺憾了”。

22年后，压在湖州公安人心头的重石终于落了下来。“再狡猾的狐狸，终究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。”严关炳说这句话时，眼中闪着光芒。

8月14日上午，被害人家属走进湖州市公安局送锦旗。见到夏文星的那一刻，几个人“扑通”跪了下来，这一幕让包括夏文星在内的所有民警都红了眼圈。

“我们感到自豪，但也感到内疚。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讲，这22年实在太过漫长。”夏文星说，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湖州公安“防为主、防为上”的理念，在“防”上下大力气、做大事，“通过我们‘想在前、做在前、忙在前’，切实增强人防、物防、技防、心防这些措施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、参与下，力争做到少发案、不发案。”



犯罪嫌疑人刘某彪在安徽家中被抓获